

內篇應帝王第七

帝王治人者也亦得人矣而必出於非人如蓋于之無毒者相然後可保其混池而為帝王合感之通也

齧音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知字乃人之知微分別齧

不以齧缺因躍而大喜此知乃大道之所忌行以告蒲衣

子倪之師也王倪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慎仁以結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

人則非自然無為可知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其知

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亦牛之意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之域其知

尚出於人進而非天道未始入於非人秦氏之於天道不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而合也 精神秀曰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

宜忘知以任物使聽者代聽明者代視知者代謀勇者代捍

自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

中始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之大經也

義度人以法為尺度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已遠以已制物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蠶河而使蚊負山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則加諸人矣為治不過確乎盡性命之能事不強人以所不

能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龜穴乎神邱之下以

避冀蠶之患而會二蠱之無知夫鳥鼠二蟲尚知高飛深穴以

姓有遷思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天根名遊於殷陽之陽



至夢音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日

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不樂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以治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用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陽也遊何有處曠垠造遺域也成厥在已出入無迹豈肯以

以治天下感其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此上古之治也陽子居人見老聃曰有人於此緇疾

梁力行物微物情疏明明遠學道不勸音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比猶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番直事者技係工技之居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形怵心者也若人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且也虎豹之文

來田人之田獵狡兔之便執獲音之狗來藉獲獵於狗皆

係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而致

不自已化貨也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有古今之使物自

喜化國之民立乎不測所存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善相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曰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言其列子見之而心醉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既其文其外也未既其實其內而固得道與

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眾雖感而遂通若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相之矣眾雖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卵胎于雌而胎于雄無雄之卵不可抱又奚以卵為哉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汝亦有心則無

兆而汝也汝亦有心則無兆而汝也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汝亦有心則無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壺子之先生死矣非活矣不以旬數矣吾

見怪焉見濕灰焉如灰已濕而火已滅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將生機萌于九地之下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

德機也萌乎也震動也正定也日萌則似生不動又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

瘳矣瘳愈也全然而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杜權也即權衡之權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先不曰地壤而曰地

也天壤用字之奇處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機自踵而發踵即真人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動靜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則陰勝陽天地

則陽勝陰太冲之氣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

平猶平衡故謂衡氣機也太冲莫勝與天地交皆莫勝則

鯢鯢魚也桓之審為淵魚也桓盤桓也審處也淵靜深不測也

止水之審為淵止水全然不動流水之審為淵得其平有衡

意喻太冲莫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機發于踵是說桓也不齊是流

勝衡氣機



水也故曰此處三焉言方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足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

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即

之內神深根固植是也季成以其心而相人之心我無心則

彼所心相者亦不能獨立故自失而走吾與之虛而委蛇音不知其誰何惟

杜機不動併機亦無順化因以為翁音靡因以為波流故逃

也其止也因以為翁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而為波流

也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于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

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立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

相者所可測也此應帝王之大意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

學而歸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為其妻爨食音爾家如食音爾人於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 牛集九

事無與親離琢復林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為

妻爨不知有妻食豕如食人不知有物于事無與親不知有

立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不至於紛而無為名尸無為謀府

無為事任無為知主實者名之主吾隨其光無為名尸集思廣

清所以任事吾同其塵無為事任也為學日益所以求知吾

示以地文無為知主也學道人必先有此固無而後可以入

契緊為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凡人以形骸為體故有窮而遊有朕至人以精神為體

得不為不多矣而彼不自以為見得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

也亦虛而已即顏子之實若虛也

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郭象曰若鏡者應物而無情

即止也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嚴而無神勞南海

之慮即定觀經以有為為虛迹以無為為真宅之意

之帝為儻音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
沌死陸西星曰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
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儻曰忽土沖氣故名之
曰渾沌此箇箇言御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
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日宜收聽返觀和合混融方
為報德奈何以聲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七
竅開而渾沌死乎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形生神發之後知
誘物化因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
起六識于是遂妄迷遁去道日遠矣

復聖子曰此章大旨本老氏王法天法道法自然來欲

今之帝王合應亦如此也蓋齧缺問於王倪治天下之道四

問而四不知含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意烏知不知之非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庚 牛集九

耶謂有虞氏為藏仁以要人而未始出於非人其秦氏之卧
徐徐而覺于乎想此有道氣象舉止自如夢覺皆真渾然
一天也而猶未始入於非人者何哉至遺忘道故君人者經
可已出義可已式度可已裁欲任此以化人而未必能化化
也狂接輿之所謂欺德是已何異於涉海鑿河而使齋負山
乎問聖王之治形端影端令人各正其性命未聞其知出於
鳥鼠二蟲避害之下也猶未也不觀無名人身在造物之內
神遊六極之外謂之出有人無也可謂之處墟壤之野也
亦可不以天下為事者而強問以治天下之道彼未調天下
之人而先調一己遊心於淡合氣於漠而已治矣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猶未也陽子居以嚮疾疆梁物微
疏明者為學道不倦而比明王不知自聖人視之不啻如胥
易技係之勞苦也亦猶虎豹之文而來田執糜之狗而來藉
均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也有道於此功高天下而已不居化
貨萬物而民不恃不惟難名亦難測不惟無舉亦無迹老氏
之所謂明王何容易哉鄭有神巫能知人之死生禍福者知
無雄之卵雖眾雌不能抱也知鋒穎在外雖立視易窺測也
特皮相耳不知壺子能自為死生不聽造物為死生故季咸
一見壺子而以為死矣豈知壺子將生意藏之於地文不震
不定自杜其德機耳再見壺子而以為有瘳矣豈知壺子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壬 牛集九

生意升之於天壤機發於踵悉現其善機乎三見壺子而以
為顏色不齊無可相焉豈知壺子示之以太冲莫勝不動不
靜為衝氣機也壺子之道其有淵源乎機發於踵為鯢桓之
淵不震不正為止水之淵氣色不齊為流水之淵壺子之九
淵即淵泉而時出之淵僅露其三未露其中藏也四見壺子
望之而反走豈知壺子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也者在道為
太虛在天為斗杓在儒為一貫在玄為真主人翁在釋為本
來面目未始出則深根宿極變化莫測相者將何處著眼乎
故不得不逃列于於是見所見而來學其學而歸杜門不出
者已三年矣為其妻爰食豕如食人忘物我也於事無親太

朴已復志玄同也無為名尸名自去無為謀府謀不集無為
 事任事漸解無為知主知渾忘體無窮而遊無朕渾然一實
 若虛之至人也至虛莫如鏡物來而不著物去而不留任其
 自來自去而我不傷至人其庶幾乎南帝識主火德也火能
 明亦能燥故名儉北帝情君水德也水能澤亦能流故名忽
 中央黃帝正位居體土德也旺於四季火得之則熈水得之
 則止故其名為渾沌人身之水火會合於中宮之土故曰甚
 善報德之法無過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奈何授之以
 聲色臭味日鑿一窳未免魂漏于眼魄漏于鼻神漏于口精
 漏于耳意漏于四肢孔竅鑿至七日元神喪而識神用事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夫
牛集九
川

身皆純陰也故渾沌死矣不知復卦之陽以七日而來復大
 修行人乘此七日之後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
 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則
 五氣朝元矣此之謂報渾沌之德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重刊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周漆園吏莊周著

海陽復圭子程以甯註疏

外篇騁拇第八

道石內則有外內篇有題曰外篇各以首句摘二字為題
 先言外而後及內故曰外篇所以發洩內篇未盡之旨也
 騁拇一篇謂凡有增減造作無論
 善惡皆失本然之正也通篇一意

騁連合拇音某足大枝指指名曰枝指
 也於德非人所同得附贅餘音尤瘦
 多而侈於性比于初生則為多侈也
 於五藏哉五性感動列于而非道德之正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牛集十

義多用者皆非道德之正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
 病猶劑騁技齊疾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騁技於
 五藏之情者淫過僻也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道觀仁義等子
 騁技均一無用是故騁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與
 黻黑與之煌煌非乎為非而離朱是已
 是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

以多聰而師曠是已
 音樂師用聰之人則以為是也
 知大道之極窮窮其真昏昏默默何有聲音何有形象是以
 善體道者返視收聽喪其耳目欲其聰明于不用而後歸于
 樸枝於仁者握言罷德塞性以收名聲謂拔擢德行榮塞使
 天下箝鼓以奉不及之法
 同聲附和如笙鼓箏以奉此難及之